

積微居文錄

卷中

積微居文錄卷中

長沙

楊樹達

遇夫

著

劉武仲先生助字辨略跋

十四年二月

確山劉武仲先生助字辨略五卷。初刻於清康熙五十年辛卯。刻者爲海城盧氏承琰。越六十八年爲乾隆四十四年己亥。長白國泰得其書於盛氏柚堂。取而重刻之。又越七十六年爲咸豐五年乙卯。聊城楊氏以增得傳鈔本。延高君均儒重刊。是爲海源閣本。此三本皆鏤板也。最近有文學社據海源閣排印之巾箱本。不知其排印年月。蓋當在清末時。盧氏初刻。余未得見。國氏所據當爲盧刻。故簡首有盧氏序文。海源閣所據之傳鈔本亦係

據盧刻而高君伯平校勘時似未見國刻本故頗有國刻字不訛誤而楊刻誤者楊刻卷首亦無國序皆其證也余去夏南歸省親舍弟季常欲刻舊籍以益學子問余以應首何書余舉此書及王氏經傳釋詞俞氏古書疑義舉例對弟因首刻此編及俞書此編底本亦用海源閣本余頗取國刻對勘凡楊刻避清諱之字皆爲迴改遇文義不可通者頗檢閱原書勘正之其楊本所無之國泰序文及劉氏毓崧伯山通藝堂集之跋文則附載焉此書與王氏釋詞相較自有遜色然亦有精密過於王氏之處伯山跋文取二書細加比勘詳哉其言之矣惟伯山所言亦尙有未盡者如左傳宣十二

年訓之于民生之不易。此書訓于爲以。最爲精核。余於續補俞氏書已申證之。而王書則未及也。公羊傳隱二年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何休云。焉爾猶於是也。王氏釋詞從其說。劉氏則云。此焉爾亦語已辭。若以爲於是。則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寧可作於是邪。莊子德充符篇。子產蹴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王氏釋詞云。子無乃稱猶曰。子無稱是言也。而劉氏則云。乃字合訓如此。言無爲如此稱說也。此二事衡校兩家。劉氏之說皆勝於王氏。史記東越傳。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也。劉氏云。何乃猶云何但。史記高帝紀。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劉氏云。以故猶言因是。

章太炎新方言云。故

猶此也。此二說又王氏釋詞所未及者也。然劉氏書

亦有偶不審核至於誤解者。如卷一引張曲江文以誠告示其或之歸。韓文學者不之能察。此二之字皆代字。乃其或歸之不能察之之倒文。而劉氏謂二之字並語助辭。戰國策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注云其指物辭猶在也。今按此其其字卽上文不期衆少不期深淺之期。此正俞氏古書疑義舉例所謂上下文異字同義者也。而劉氏但云此其字與易繫辭其旨遠其辭文之其字義別。未能糾正舊說。漢書刑法志。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其竹也之其與若字義同。漢書成帝紀。欲爲吏補三百石其吏

也。遷二等。匈奴傳。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
生以爲欲說。折其辭辨。其字用法皆同。而劉氏誤
以其竹也。屬上讀。與有君如是其賢也之其字並
列。遂謂其字爲發語辭。又燕王旦傳。其者寡人之
不及與。按者諸二字古人通用。其者卽其諸也。而
劉氏乃云。其者猶云意者。後漢督郵班君碑。柔遠
而邇。古而能二字通用。班碑假而爲能。而劉氏乃
云。而字當作如。晉書謝道韞傳。嘗譏謝玄學植不
進。曰。爲塵務經心。爲天分有限耶。二爲字義與因
同。而劉氏乃云。二爲字并是抑辭。漢書楊雄傳。譬
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雁集不爲之多。雙鳬飛
不爲之少。此二爲字義亦與因同。而劉氏乃云。不

爲之猶云不以爲。賈誼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安宜猶云何當。而劉氏乃訓爲豈可。史記春申君傳。人皆以楚爲強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此於字義與在同。謂在英則意不如此也。而劉氏乃謂其於猶云至於。書金縢。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庾子山賦。於時朝野歡娛。于字於字義皆與在同。而劉氏乃云。于後猶云其後。於時猶云其時。不悟於字不能直訓其也。荀子修身篇。雖欲無滅亡。得乎哉。楊注云。亡通作惡。按亡字當如字屬上讀。楊注誤。而劉氏引爲無字之例。未能糾正舊說。史記日者傳。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夫字義與彼同。而劉氏乃謂此夫字爲語助辭。卷

二引後漢書袁安傳無緣復更立阿修以增國費。無緣猶云無由無因而劉氏乃謂無緣猶云不應。孟子何以利吾國何以乃以何之倒文。謂用何道也。劉氏乃謂何以猶云如何。魏志華佗傳又有一郡守病。佗以爲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無何義與無幾居無何居無幾何義同。所以表時之暫也。而劉氏乃云無何是無故之辭。史記張耳陳餘傳始吾與公言何如何如猶今俗言像怎樣。而劉氏乃云何如猶言何物。漢書翟義傳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此乃反詰之詞。而劉氏乃云邪字爲耳辭。孟子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朱注云言滕

地雖小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爲野人而耕者按古人爲有二字通用此二爲字義與有同朱注泥爲字爲訓而劉氏未能糾正其說詩將子無怒將仲子兮將伯助予毛鄭釋將爲請是也而劉氏乃誤謂將當讀如本字乃是發語辭如伊維之類論語吾未嘗無誨焉史記陸賈傳高帝未嘗不稱善未嘗與未曾同而劉氏乃云未嘗猶未始未嘗不猶云未有不悟嘗字不能訓始與有也左傳昭公二十二年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無寧猶云無乃而劉氏云寧語助不爲義吳志太史慈傳注卿則州人昔又從事寧能往視其兒子并宣孤意于其部曲此寧字乃

商榷之辭。寧能猶云。豈能下省乎字。而劉氏乃訓寧爲定。魏志王修傳注。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勞瘁。未曾不反覆流涕。泣下沾襟。曾與嘗同義。未曾不猶云。未嘗不也。而劉氏乃云。猶云。未有不。論語法語之言。能無從乎。能無與得。無可無同。此反言之辭。而劉氏乃云。能無猶言。寧無。漢書可馬相如傳。疇逆失而能存。疇當訓誰。謂何人逆失而能存也。而劉氏乃云。言何有逆失而能存。韓退之伯夷頌。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凡人言凡庸之人。而劉氏誤以一凡連讀。謂一凡爲大率之義。卷三引左傳。僖十五年。三施而不報。是以來也。孟子是以若彼濯濯也。是以乃以是之倒文。而劉氏乃云。

是以猶云所以不悟是不當訓所。漢書馮唐傳。唐對曰。齊尙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已。此已字與詩必有以也。之以同。何以猶云何故也。而劉氏乃云。問之餘聲揚以長。則爲何邪。何與。抑而短。則爲何已耳。誤以已爲語終助詞。東方朔傳。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此何與猶云誰與。乃與何之倒文。何與比者。武帝問朔與上文所述公孫丞相倪大夫等十五人中之誰某比也。而劉氏乃云。何與猶言何如。李太白詩。奈何成離居。相去復幾許。杜子美詩。我生本飄蓬。今復在何許。幾許之許。乃不定之詞。猶後漢書何敞傳。二百許人之許。何許者。何所也。說文所字下引詩伐木所。今詩作伐。

本許許。許所古人通用。而劉氏乃云。幾何何所之。
義不因許字而見。特借許字爲助句耳。劉氏又云。
如問何許人。則何許又爲何等。不爲何所矣。其說
亦非。何許人卽謂何所人。猶今言何處人耳。漢書
佞幸傳。上有酒所。酒所猶云酒意。而劉氏乃云。所
字語助。不爲義。漢書曹參傳。參代何爲相國。舉事
無所變更。師古注。舉。皆也。言凡事皆無變改。按舉
事猶云行事。顏讀舉爲舉國。若狂之舉。非是。劉氏
未能駁正其說。史記歷書。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
定也。曹相國世家。乃者我使諫君也。此乃者猶云
日者嚮者。而劉氏乃以爲發語之辭。漢書陳湯傳。
騎引卻。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頗遣猶云稍遣。

而劉氏乃云此頗字猶云遂也。又田蚡傳所言灌夫頗不讎。劾繫都司空。此頗字亦頗略之頗。而劉氏乃云頗猶云皆有虞氏之有。乃語首助字。無義可言。而劉氏乃云言撫有天下。故云有。卷四引唐書吳兢傳云。兢實書之。其草故在。按故固古通用。故在與固在同。而劉氏乃云故在猶云尙在。史記趙世家。彊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故能得之於彊大乎。此故字通作顧。反也。趙策作顧。其明證也。而劉氏乃云故字爲語助。猶云乃也。史記李斯傳。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鼂錯傳。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師古注。固也。言固當如此是也。而劉氏乃云。固也。猶云然也。乃答語之聲。

不爲義。史記王翦傳。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耶。此顧字亦反也。後漢書馬援傳。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此顧字乃但辭。而劉氏乃云。此二顧字與故通。猶云乃也。漢書景帝紀。後元三年詔。閒歲或不登。閒猶云間者。元年詔云。閒者歲比不登。句例正同。而劉氏乃以閒歲連讀。謂閒歲云者。言時復如此。後漢書段熲傳。餘寇殘盡。將向殄滅。將向者。將近也。梁簡文帝謝竹火籠啓。池水始浮。庭雪向飛。吳志華覈傳。軍興已來。已向百載。二向字皆將也。近也。而劉氏乃釋向爲已。旣釋向爲已。遂謂吳志之已向爲重言。陶淵明詩。禦冬足大布。麤絺

以應陽。正爾不能得。哀哉亦可傷。正猶縱也。正爾不能得。猶云縱此亦不能得也。而劉氏乃云。正爾卽正唯。漢書武帝紀。縣鄉卽賜。無贅聚。師古云。卽就也。各遣就所居而賜之。勿會聚。是也。而劉氏乃云。卽賜者。乃卽時頒賜之義。卷五引漢書枚臯傳。凡可讀者。不二十篇。此不字本爲百字。乃漢書刊本之誤。而劉氏誤引爲不字之例。左傳隱五年。宋衛實難。鄭何能爲。實寔是三字通用。宋衛實難。猶云宋衛是患也。而劉氏乃以爲訓誠信之實。史記平準書。率十餘鍾致一石。又云。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老莊傳。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率與大率皆辜較之辭。而劉氏乃云。爲都凡

之辭。顏氏家訓河北平澤率生之。此率字猶云大率。而劉氏乃云率猶頗也。漢書趙充國傳兵決可期月而望。兵決者謂兵事決定。猶今言解決。而劉氏乃以決爲必辭。書大誥爾知寧王若勤哉。按若有此義。若勤如此勤也。此猶爾雅訓已爲此。而莊子淮南用已爲如此之義。劉氏云若勤者若此勤是也。而又謂但云若者省文也。不悟若之爲若此。乃由於若之訓此。不由於若字也。包何詩莫是上迷樓。莫是猶云得無。而劉氏乃云猶今云恐是詩小雅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無不爾或承猶言無不爾是承。而劉氏乃謂是無或不爾承之倒文。此皆劉氏偶未審核。故致誤釋。然吾人生當訓詁。

學大明之後。而劉氏生於清學初啓之時。筆路藍縷。其功甚鉅。正小有疵類。不足掩其精詣也。余惟先儒著述之流傳於後世者。顯晦類有時。而先生之書。自盧氏刻後約七十年。而有國刻。國刻後七十餘年。而有海源閣本。今距海源閣本恰七十年。蓋自初刻後約每七十年而一鏤板。若有定律然者。亦一奇也。前歲余南歸。後復北上。京漢道中。車過確山。有句云。秋午晴陰過確山。峯巒斌媚似鄉關。遺書已自成瓌寶。記否劉家有一難。余生平不事吟詠。以景仰先生之懷。經過故里。忽發清興。遂成短章。附識於此。以見余與先生若有針芥之契。

云爾。

十四年三月十二日